

残墨 著

醉侠情仇



下

二 醉猫诛魔

中州薛家的金丝甲有两副，一副男甲，一副女甲。

男甲被薛万堂当作寿礼，献给了白老太爷，又不知落到薛千变的身上。

金丝绵甲，武林至宝。刀剑难伤，水火无损。血影魔的血影抓自然抓不破。

但小三郎并不知道对手穿有宝甲，以为是那老婆婆已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躯。他一抓不中，便已生变。右手一抖，薛千变便凌空飞出丈外。

那把蛇骨软鞭，已被血影魔抖成数段，散落在地。

薛千变飘身而落，哇地喷出一口鲜血。

薛千变稳住身躯，伸手抹了把嘴角上的血渍，望着血影魔的背影，厉声喝道：“放开我哥哥！”

满堂人一怔。这老婆婆竟然管薛千幻叫哥哥。但随即便恍然。中州薛家的易容术是天下无双，薛千幻妹妹化妆成一个老婆婆，当然容易得很。

武林中没有人对薛家的易容功夫敢怀疑。

血影魔居然很听话。她果真张了嘴，松开了薛千幻的刀。

血影魔缓缓转回身，用疑惑的目光，望着薛千变。

满堂贺客都吓了一跳，由不得暗暗称奇。

血影魔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老魔头，不量武功神鬼难测，这胆子竟也大得可以。

他竟敢用背对着薛千幻的刀。

这样的事，武林中谁敢做？这世上也只有小三郎能够做得出。

血影魔当然不怕薛千幻的刀。因为他知道，薛千幻已和死人差不了许多。莫说他拿着一把刀，就算他全身都是刀，他也难以再杀人。

薛千幻果真已不能再杀人。

他的手在不住地颤抖。终于当地一声，手中的刀落在了地上。

血影魔小三郎对薛千幻的变化浑然不觉，他的目光始终盯着薛千变。

薛千变竟不敢看小三郎那张血肉模糊的脸，低下头，象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。

她的眼中忽然流出了泪。

血影魔忽然就笑了。

满堂人就都很奇怪。象他这种杀人如割草的老魔头，竟然也会笑。

血影魔不但会笑，而且笑得很甜，笑得满脸的烂肉象绽开的花。

血影魔终于开了口。他的话竟也变得很温柔。他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不用怕，我已决定不杀你。”

薛千变抬起头，泪眼汪汪地望着小三郎。

血影魔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凡是见过我血影魔真面目的人，

已无人活在世上？”

薛千变点了点头。

血影魔叹了口气道：“但你却是个例外。”

薛千变鼓了鼓勇气，道：“为……什么？”

血影魔道：“因为你是我一生中，第一个一招没有杀死的人。”

薛千变无语。

血影魔又道：“我小三郎杀人有个原则。”

薛千变问：“什么原则？”

血影魔道：“江湖中不管是谁，我杀他只出一次手。如果杀他不死，我绝不再出第二手。”

薛千变瞪大了眼睛：“当……真么？”

血影魔笑了笑。又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可惜的是，我这一生中，只遇到你一个我一招没能杀死的人。所以，我不但决定不杀你，而且也不再杀你的哥哥。”

薛千变心中转悲为喜，抱拳道：“多谢前辈。”

血影魔小三郎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杀你们，并非是心慈手软，而是不愿破了我的规矩，也是你的运气不错，你又何必谢我？”

薛千变茫然地望着小三郎。

血影魔神情突然又变得很寂寞。他道：“你还怔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把你的哥哥扶回？！”

薛千变一声不吭，走到薛千幻的面前，轻声唤道：“哥，我们走吧。”

薛千幻似乎充耳不闻，一动不动地望着地上的刀。

他的手仍在不住地颤抖。

薛千变脸色一变，惊问道：“哥，你……怎么了？”

血影魔冷冷地说道：“他已经废了。从今以后，他已不能再使刀。”

薛千变知道血影魔的话不会错。她的心中很难过。她很爱她的哥哥，尽管薛千幻初出江湖，便已变成了废人，但他毕竟还活着。所以，薛千变的心中虽然很悲哀，却也有一丝庆幸。

她扶起薛千幻，走回到薛万堂的身旁。

满堂人都松了口气。

首席上，小人儿吃不饱在独自喝酒吃菜。

肉山和尚趴在桌子上，早已酣然入梦，呼噜打得震天响。

血影魔小三郎转过身，脸上的血还在滴。

他的目光又变得象冰锥，在满堂贺客的身上扫来刺去。

每个人被他的目光扫中，便情不自禁地打冷战。

血影魔忽然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是自己动手，还是要我动手？”

没有人敢说话。

白出尘忽然挺身而出，问道：“前辈当真要把所有的人都杀死？”

血影魔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已经破了一次规矩，绝不会再破一次。”

白出尘怔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不知天下英雄与前辈有何仇怨？”

血影魔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

白出尘道：“那你为何要杀人？”

血影魔的话也冷得象铁：“是你请我杀的。”

白出尘脸色一变：“我？……”

血影魔道：“我本不想现身，是你一定要我现身。”

白出尘道：“前辈一现身，就杀人么？”

血影魔道：“不错。凡是见过我面的人，一个也别想活。”

白出尘哑然。

血影魔忽然又道：“你要我不杀人也可以。”

白出尘：“哦？”

血影魔道：“你把白不凡叫出来，我便饶了你们这些人。”

白出尘脸呈难色：“这……”

满堂人这才想起了白老太爷，就都很奇怪。

今日是白老太爷的寿诞，天下英雄都是为他贺寿而来，可是，寿星佬儿却始终未现身。

白老太爷怎么了？

他究竟出了什么事？

这个当年曾刀劈大欢喜佛，血洗龙凤教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挽救了天下武林命运，一向被江湖视为大救星大恩人的人，为何在危难之时，竟然不敢露面？

莫非当年威镇群魔的白老太爷，如今已变成了怕死鬼？
……

人们不敢再往下想。

但每个人都已隐隐感到，白老太爷这次的寿诞庆典，似乎是一个可怕的陷阱。

血影魔小三郎望着白出尘，叹了口气道：

“既然白不凡不肯露面，我只好动手杀人了。”

白出尘忽然转过头，望着站在肉山和尚和吃不饱身后的

大溪禅师、紫霞道长。

大溪和紫霞竟然无动于衷。

白出尘道：“大溪禅师、紫霞道长，你们二位是当今武林领袖，又都是出家之人，在江湖中一向德高望重，佛家更是以慈悲为怀，渡世救人为本，难道你们今日眼看着恶魔横行，武林惨遭涂炭而袖手么？”

满堂贺客的目光，便都转向了大溪和紫霞。

人们都觉得，在场之人，只有大溪和紫霞能够和血影魔放手一搏。

少林寺的方丈和武当耆宿联手，天下有谁能敌得住？

只有大溪和紫霞出手，杀了血影魔小三郎，天下英雄才能逃过这场血劫。

所以，满堂人都用救助和充满希望的目光，望着大溪和紫霞。

岂料，紫霞望了望正在狂吃滥饮的小人儿吃不饱一眼，满含愧色地低下了头。

大溪却双手合十，高颂了一声佛号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武林今日遭此大劫，乃是上天定数，非人力所能挽回。老衲功德浅薄，无力回天，还望天下英雄见谅！”

说罢，也将头一低，不再看众人一眼。

所有的人登时都泄了气。

血影魔小三郎纵声狂笑，说道：“你们都死了心吧，少林派的贼秃和武当的杂毛，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。莫说他们都是怕死鬼，不敢与我一搏，便是他们有胆量，也救不了你们的命！”

众人都低头不语。

血影魔突然暴喝一声：

“谁先来受死？”

座中便有人笑道：“我！”

男人毕竟有血性。声音一落，便已有六个人，同时拍案而起。

六个人六柄剑。

六柄剑同时都已出鞘。

六个人十二只喷火的眼睛，射向血影魔。

血影魔竟也被那剑一般的目光，射得打了个寒噤。他沉声问道：“你们是谁？”

六个人各自报名道：

“昆仑剑派掌门石清秀！”

“峨眉剑派掌门毕世霄！”

“青城剑派掌门玄灵子！”

“点苍剑派掌门何太迟！”

“衡山剑派掌门归云叟！”

“泰山派掌门铁冠道人！”

六个人一报名，满座皆惊。

六个不怕死的人，赫然便是名满江湖武林的七大剑派的六位掌门人。

华山剑派掌门一剑横天北斗寒双手已断。不能用剑，否则，他也一定会挺身而出。

满掌宾客无不神情大振。

这六大掌门，无一不是享誉江湖的顶尖高手，武功虽比不上大溪和紫霞，但也相差无几。

倘若这六大剑客联手，足可以无敌于天下。

血影魔小三郎的武功再高，手段再狠辣，也未必能是六剑联手对手。

所以，人们的心中又都热了起来。

血影魔小三郎目光冷冷地在六个人的脸上扫来扫去，问道：

“你们六个不怕死？”

六人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世上没有人不怕死。”

众人都觉得很扫兴。

小三郎点了点头道：“嗯，你们还算老实。”

六个人又同声道：“但生当为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？”

血影魔又点了点头，颇有几分赞赏地说道：“嗯，这还有点儿象掌门人的样子。”

六个人又是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但我们却不甘心束手待毙。”

血影魔微微一怔，问道：“你们还想斗一斗？”

六人道：“不错，我们确想领教一下血影魔的杀人功夫。”

血影魔呵呵笑道：“好！有胆量。”

六人又道：“只要你胜了我们手中的六柄剑，要杀要剐随你，我们才能死而无憾。”

血影魔哼了一声道：“请出招！”

六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蓦地里同时振喉长啸。

六剑同啸，声似龙吟虎鸣，震得福寿堂瑟瑟颤抖。

啸声甫落，六剑已出。

六剑若长虹掠天，挑落满天寒星，从四面八方，罩向血影魔小三郎。

满堂群情激奋，彩声如雷。

名满天下的六大掌门联剑诛魔，这一战，无疑是旷绝古今最为险恶和精彩的一战。

这一战，不管双方谁胜谁负，都将被江湖传为美谈。

在场之人，每个人都这样认为，都是这样想。所以，他们都暂时把方才的惊惧丢之脑后，齐声喝彩，为六大剑派的掌门助威。

但斗场的结果，却与人们的愿望相反。

这一战不但不够精彩，而且令人索然无味。

因为这一战实在太短促。短促得众人尚未看见血影魔如何出招，这一战便已结束。

血影魔只是张口喷出一团血雾。

血雾飞溅中，六大掌门的剑光已敛。

待血雾散尽，名满天下的六大剑派掌门人，都已横尸在堂前。

每个人的胸前，都有五个指洞，被血影魔用血影神抓抓出的血洞。

血洞中的血，汨汨地淌出。

但他们六个人的脸色都很安详，绝无痛苦之色。因为他们还来不及痛苦，便已死了。

他们虽然死得很惨，但也很悲壮。

群雄的喝彩声陡然而止。

满堂人谁也无法相信，武林中武功最好的六大剑派的掌门人联手，竟会在一招之间，便惨死在血影魔之手。

他们开始怀疑，血影魔小三郎究竟还是不是个人。同时，

他们也想到了自己的命运。

每个人的脸，都变成了死灰色。

血影魔小三郎站在六大掌门人的尸体中间，凝注着自己那双滴着血珠的血手，脸上挂着得意的笑。

他对自己刚才的杰作很满意。

他轻轻吹落了手上的血珠，缓缓招起头，目光扫射着群雄，问道：

“还有谁不怕死想和我一搏？”

没有人答话。

每个人的心都在剧烈地狂跳，跳得几乎要飞出腔外。

血影魔又问了一句：“没有人还想杀了我？”

堂内没有人答话，堂外却有人说道：

“有，谁说没有？我就想杀了你！”

声音虽不大，却使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。

众人的目光，齐刷刷射向堂门口。

血影魔一回头，便望见了堂门外站着一个人。

那人很年轻，模样儿也很普通。

破布衫，烂草鞋，全身沾满了泥巴，象个下田归来的乡巴佬。

但任何人只要见了他一眼，你就再也不会忘掉他。因为他的嘴上长了两撇古怪而滑稽的小胡子。

他全身散发着浓烈的酒气，手中却捧着一个偌大的酒葫芦，还在不停地往口中倒着酒。一双迷离的醉眼，望着屋中的血影魔。

贺客中没有人认识这个乡巴佬，都不觉暗暗称奇。人人都在想，这个人原来是个酒鬼，说的是醉话。否则，他这样的人，怎么敢说要杀血影魔？

白出尘一见到那个人，初时一怔，随即便脸沉如水。

柳细腰却眼睛放出光来，惊喜地叫道：“白大哥，你终于来了！”便要冲过去扑向那人。

柳摇风忙伸手把她拉住，低声问道：“他是谁？你认识他？”

柳细腰道：“他是白大哥，我当然认识他。”

柳摇风一怔，问道：“哪个白大哥？你怎么会认识？”

柳细腰道在父亲耳边耳语了几句，柳摇风便半信半疑地望着白出尘。

白出尘点了点头。

柳摇风使用赞许的目光，望了望白无瑕，而后，对柳细腰道：“坐着别动。”

柳细腰无奈，只好又坐回到椅子上。

白无瑕也见到了柳细腰，冲她笑了笑，点点头。

血影魔把白无瑕打量了良久，心中就觉得很可笑。他实在看不出，这个乡巴佬似的青年，有什么特别之处，竟敢对他如何无礼。

但血影魔毕竟是个老江湖，深知不可以貌取人这个道理。他隐隐感到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伙子，醉眼中透出一股凛然不可犯的神气。他不敢小视白无瑕，便冷冷地问道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白无瑕举起大葫芦，往口中倒了一口酒，伸着脖子打了个酒嗝，有些含混不清地说道：“我是谁？我是我，我不是你，我也不是我。”

柳细腰忍不住便咯咯地笑。

贺客们也想笑，但却笑不出。

血影魔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白无瑕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我只知别人都管我叫醉猫。”

血影魔道：“你喜欢喝酒？”

白无瑕又灌了一口酒，说道：“好酒！这么好的酒，我为什么不喜欢？！”

血影魔道：“你醉了。”

白无瑕把眼一瞪：“胡说，谁说我醉了？你敢不敢和我喝？”

血影魔摇了摇头：“我从来不喝酒。”

白无瑕便觉得很奇怪，连声道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不喝酒，除非你不是男人。”

血影魔的声音象铁：“我不喝酒，但我喝血！”

白无瑕便一怔：“你喝血？喝什么血？”

血影魔的话是用牙咬出来的：“人血！”

白无瑕打了个冷战，醉眼朦胧地望着血影魔，怔了好一会儿，才问道：“你喜欢杀人？”

血影魔点了点头。

白无瑕指着堂中横卧的死尸，问：“这些人都是你杀的？”

血影魔道：“不错，我杀的。”

白无瑕忽然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”

血影魔道：“不为什么，只因为我喜欢。”

白无瑕道：“你杀了人是不是心中很快活？”

血影魔道：“很快活。”

白无瑕沉了一下，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。

血影魔道：“你喜欢不喜欢杀人？”

白无瑕摇摇头：“不喜欢，我从没有杀过人。”

血影魔大失所望。

白无瑕一口气把葫芦中的余酒喝尽，摇了摇大葫芦，说道：“我现在忽然想杀人了。”

血影魔眼睛陡然一亮，问道：“杀谁？”

白无瑕也咬出了一个字：“你！”

血影魔就一怔，忽然就仰面大笑。

白无瑕打了个酒隔，结结巴巴问：“你……笑什……么？”

血影魔止住笑，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白无瑕，问道：“你要杀我？”

白无瑕道：“不错，就杀你！”

血影魔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

白无瑕摇摇头：“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但我知道你不是人。”

血影魔好奇道：“我不是人是什么？难道我是神？”

白无瑕道：“不，你不是人也不是神，你只是个畜生王八蛋，臭蛋！”

柳细腰又忍不住咯咯地笑。

血影魔回头用刀锋般的目光，盯了一眼柳细腰。柳细腰忙用小手掩住了口。

血影魔的瞳孔在收缩。他望着白无瑕，沉了良久，才问道：

“你不怕死?”

白无瑕摇摇头,道:“不知道。因为我没死过。”

血影魔道:“我可以告诉你,死的滋味不太好。”

白无瑕忽然问:“你怎么知道我会死?”

血影魔道:“你以为我杀不了你?”

白无瑕道:“那只有等你杀死我以后才能说。”

血影魔缓缓抬起了他的血手。

白无瑕忽然问:“你怕不怕死?”

血影魔也摇了摇头:“不知道,因为我也没死过。”

白无瑕问:“你想不想死?”

血影魔叹了口气:“很想。可是这世上还没有人能杀死我。”

白无瑕道:“我倒想试试。”

血影魔道:“那你还等什么?”

白无瑕古怪地笑了笑,道:“我的酒还没喝够。酒没有喝足的时候,我担心手会软,杀不了你。”

血影魔沉了片刻,说道:“好,我就等你过足了酒瘾,咱们再动手。”

白无瑕忽然高喝一声:“小二,拿酒来!”

众人就一怔,随即便忍不住又想笑。

这个乡巴佬果真是个醉猫,他竟把白老太爷的寿堂当做了酒店。

白老太爷的寿堂中当然没有小二。

小人儿吃不饱忽然答应一声:“来哩!”

就抱起桌上的一坛酒,走到门前,对白无瑕嘻嘻笑道:“客

官，您的酒。”

白无瑕看着小人儿吃不饱，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”

小人儿吃不饱道：“小人是本店小二。本酒店刚刚开张，客官当然不认识我。”

白无瑕道：“你们这酒店都卖什么酒？”

吃不饱道：“喝了可以杀人的酒。”

白无瑕道：“好，我正想喝这种酒。”

白无瑕双手接过酒坛，咕咚咚一阵牛饮。一口气把整整一坛陈年花雕喝尽，然后把酒坛，往地上一摔，叫道：“好酒！果然是能杀人的酒！”

吃不饱道：“你现在已能杀人了么？”

白无瑕道：“能……杀……”

吃不饱道：“好，那你就去杀。”

白无瑕似乎已有了七八分酒意，身子摇摇晃晃，立足不稳，一双眼水汪汪的蒙上了一层雾，似乎就要滴出酒来。

他迈步欲进堂门，不小心脚下一绊，扑通摔了个大马趴。

血影魔皱了皱眉。

白无瑕挣了几挣，从地上爬起，站在血影魔身前，呼呼地喷着酒气。

血影魔问：“你酒喝足了么？”

白无瑕道：“差不多了。”

血影魔道：“你现在可以杀我了？”

白无瑕道：“我想我已能杀你。”

血影魔道：“你用什么杀我？”

白无瑕道：“刀。”

血影魔道：“你的刀呢？”

白无瑕道：“刀已在手。”

忽然就把手一张，嗡地一声，一道电光弹射而出。

满堂人吓了一跳，谁也没有看出刀从何处出，但白无瑕的手中的确已握着一把刀。

刀！好刀！宝刀！

狭而长的刀身，薄如蝉翼，亮似秋水，碧森森，光闪闪，夺人魂，慑人魄。

刀在轻吟，如长风鼓翼，似秋蝉嘶鸣。

满堂人都由不得暗暗纳罕：这是什么刀？竟能卷握在手心里？……

秦仲甫满脸都是疑色，忖道：“这小子究竟是个什么人？前天夜里，我刚刚毁了他的蓝蛇刀，怎地一夜之间，他竟然又有了一把蝉翼刀？……

血影魔小三郎也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疾退了两步，神情凝重地望着白无瑕手中的刀。

白无瑕手腕微抖，刀啸声大作。

血影魔脸色一变。

白无瑕道：“我的刀已喝了。”

血影魔仍凝视着白无瑕手中的刀。

白无瑕道：“我喝酒，我的刀却喝血！”

血影魔仍没有说话，他的全部心神，都已注入刀中。

白无瑕问：“前辈识得此刀？”

血影魔沉重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这是武林中排名第三的蝉翼宝刀。”